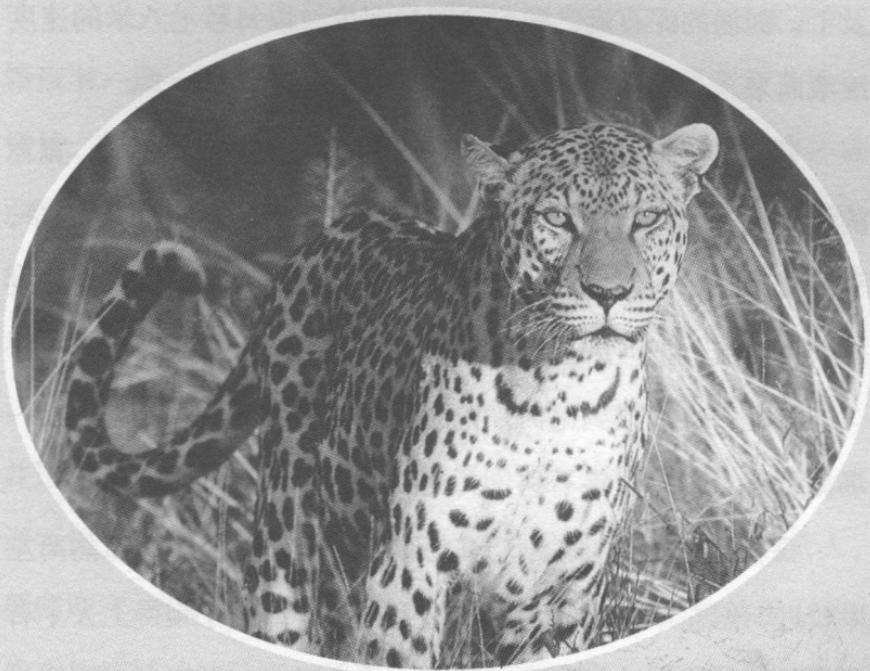


# 和 平 豹

沈石溪



等我听到鬼河上游传来如雷的轰鸣声，我想跑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汹涌的泥石流已顺着倾斜的河床，以每秒七八米的速度滚滚而来。

鬼河是戛洛山深处一条地势险峻的河，平时没有水，宽宽的河床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，疏疏朗朗地长着一些狗尾巴草，干枯荒芜。鬼河之所以叫鬼河，是因为每隔一两年，便会暴发一场泥石流，把河床上所有来不及逃跑的生命都毁灭掉。

我是一个人摸到鬼河来挖恐龙蛋化石的，没想到正撞上一场泥石流。唉，流年不利，真是倒霉透了。

我看到泥石流时，刚巧在河床左侧双驼峰下。我虽然离左岸较近，但左岸是几十米高的绝壁，只有蜥蜴才爬得上去；右岸倒是斜斜的山坡，但距离我所站的位置有一百来米，要绕过双驼峰，河床上又都是圆溜溜的鹅卵石，走起来一脚高一脚低的，就像在跳芭蕾，是不可能抢在泥石流将我淹没之前逃上右岸山坡的。完全是出于一种无奈，我扛起鸭嘴锄，紧跑几步，抓住粗糙的石棱，手脚并用，爬上双驼峰的后峰。

双驼峰是鬼河中两块突兀的巨石，一前一后，形似双峰骆驼的两座驼峰，隆出地面四五米高，顶端有一张乒乓球桌那么大，光秃秃的，寸草不长，裸露的石面被风吹雨淋，烈日曝晒，布满了赭色的锈块。

我爬上后峰，朝前望去，冷不防地视线撞在一只豹子身上。

这是一只成年金钱豹，体格硕壮，缎子般的金色皮毛间，镶嵌着一圈一圈褐色的钱状斑，腹毛乳白，尾巴几乎和身体一样长，黑黄相间，显得威风凛凛。它趴在前峰顶上，盯着呼啸而来的泥石流，铜铃大眼里透着惊恐不安。它的四只脚爪和腹底那片白毛上涂着红色泥浆，很明显，它跟我一样，是为躲避泥石流跳到双驼峰上来的。

前后两座驼峰相距二十来米，泥石流已漫延到驼峰脚下， 并迅速地一点点升高。热带雨林里的泥石流和西藏冰川地带的泥石流完全不同。西藏冰川地带的泥石流，像个沉着的巨人，稠密厚实，流体如风干的糨糊，流速缓慢；而热带雨林的泥石流，像个热情好动的孩童，稀薄如水，流速极快，泥浆里翻卷着巨石和大树，如万马奔腾，气势恢宏。一旦掉进泥石流里，任你是游泳健将、举重冠军，也立刻会被吞噬得干干净净。

这就是说，我和这只金钱豹虽然近在咫尺，但中间有泥石流隔绝着，好比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，它是无法伤着我的。但



我仍觉得脊梁冷飕飕的，头皮发麻，有一种后怕。要是我看见泥石流时，选择了前峰往上爬，岂不是把自己送进豹口了吗？我是出来挖恐龙蛋化石的，没带猎枪，仅凭肩头的一柄锄头和插在绑腿上的一把匕首，与一只身强力壮的金钱豹搏杀，没有任何赢的希望。

这时，我听见双驼峰下传来咩咩的叫声，嚯，是一只小山羊，正在泥石流前狂奔。它头上刚刚长出两支笋尖般的稚嫩的羊角，看模样牙口还不满一岁。雪白的羊毛裹满了泥浆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用红泥巴捏出来的玩具羊。泥石流已淹到它的膝盖，它四只羊蹄在泥淖里拼命蹦跶着，竭力想赶在泥石流把它淹没之前找到个安全的藏身之处。泥石流一浪高过一浪地朝它撞击，它摇摇晃晃的，已经快支持不住了。突然，它一拐羊头看见了双驼峰，惊恐的羊眼里闪着热切的光，咩咩叫着，紧跑几步，飞身一跃，跳到前峰上；一块足足有八仙桌那么大的石头被厚厚的泥浆裹挟着，擦着它的羊蹄滚了过去。它温柔地舔舔石缝间的青苔，大概是在暗自庆幸自己终于逃脱了劫难吧。

猛地，我看小山羊浑身一阵战栗，背上的羊毛一根根竖起来，哦，它看见了这只金钱豹！豹是山羊的天敌，它吓得灵魂出窍了。金钱豹伸直色彩斑斓的脑壳，打量着瑟瑟发抖的小山羊。

小山羊栗色的瞳仁里闪动着惊骇的光，几次屈腿收腹做出要跳离前峰的动作，但总也没跳起来——峰下的泥石流一个劲地往上涨，已涨到一米多高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亡大陷阱。它无路可逃，只好低头屈腿，亮出头顶那对蘑菇似的稚嫩的羊角，不断向金钱豹晃动，摆出一副“困兽犹斗”的姿态。

唉，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可怜的小山羊啊，别说你的角嫩得连树叶都无法捅穿，就是换一只两支羊角锋利如匕首的老公羊，也绝对不是金钱豹的对手。从远古时代起，山羊就被列入豹子的食谱，至今有几百万年了。精湛的宰羊技术，早已融化在豹子的血液中，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遗传基因。

我曾目睹过豹子杀羊。豹子旋风般扑到羊面前，伸出犀利的豹爪，一个耳光甩过去，羊便成了歪脖子，羊角立刻失去了作用。然后豹子骑上羊背，血盆大口衔住羊的后脖颈，轻轻一拧，羊就魂归西天命丧黄泉，变成了一堆任豹宰割的肉。迅疾、利索、干净，整个过程只有十几秒钟。人类再高明的职业屠夫，也会自愧弗如的。

我敢断言，这只小山羊是死定了。

我想，金钱豹会条件反射般跳跃起来，扑向小山羊。想不到的是，金钱豹见小山羊突然出现在它面前，只是扭过头来看看，黑色的嘴边银针似的长长的胡须撇向两边，微微有点吃惊

而已，并没站起来，也没张开血盆大口恫吓小山羊。它长长的豹尾向空中一抡，绕出一个圆圈，圆圈缓慢地从尾根滑向尾尖，然后扭转头去，继续观察泥石流，那神态似乎是在说：我对你不感兴趣。

人类里有守斋吃素的善人，也有不沾荤腥的和尚，但我从未听说有不吃羊的豹子。我想，这只金钱豹一定是肚子还不饿，又知道这只小山羊插翅难逃，早晚都是自己的食物，没必要急急忙忙的，想留着饥饿时再宰了吃，活杀活吃，味道更鲜美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已近黄昏，天色微暗，金钱豹仍没有要扑咬小山羊的意思。

倒是小山羊长时间地摆着一副用犄角格斗的姿势，长时间地绷紧心弦也绷紧肌肉，累坏了，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收起羊角，放松身体，躺卧下来；它尽量往边缘靠，大概是想离危险远一点吧。

和平共处，倒蛮有意思的呀。

这时，泥石流的洪峰到了，浑浊的泥浆越升越高，双驼峰变成了泥浆中的两个孤岛。要命的是，孤岛的面积在不断缩小，由一张乒乓球桌减小到只有半张乒乓球桌那么大了。

本来小山羊与金钱豹之间还隔有三四米的一段距离，被泥石流的洪峰一逼，小山羊只好万般无奈地往金钱豹身边靠去。

靠一次，再靠一次，三四米的那点安全距离很快靠没了，羊屁股差不多贴到豹尾巴上了。

现在，金钱豹要吃小山羊，已不用再费精费神地扑咬了，只需扭转脖子即可叼着羊肉。奇怪的是，仍没出现宰羊的场面。或许，泥石流太凶险，豹子觉得自己的性命尚且在刀尖下，暂时没有猎杀的兴趣，也没有食欲吧。

浑浊的稀泥浆不断裹挟着一棵棵大树，从上游冲撞过来，就像木杵撞钟似的，撞得双驼峰咚咚作响。随着泥石流上涨，大树越漂越高，几乎与峰顶齐平。

突然，一棵两围粗的香樟树被一个巨大的泥浪托举着，树冠一颤，颠上了前峰峰顶。树冠像把巨大的扫帚，被涌动的泥浪推着，慢慢扫过峰顶。

我想，金钱豹和小山羊会像垃圾似的被树冠扫下峰顶，掉入泥石流中的。

金钱豹在小山羊前面，首当其冲，被树冠逼着，一步步后退。眼看快退到边缘了，这家伙突然威风凛凛地大吼一声，咬住一根树枝，拧着脖子，拼命朝前推。我没想到动物也有这么高的智慧，紧急关头能想出办法为自己排忧解难。

只可惜香樟树太大了，金钱豹虽然力大无穷，但和香樟树顶牛也才刚刚顶个平手，只能做到不让香樟树继续扫荡过来，

而不能将香樟树推开。

小山羊惊恐不安地注视着金钱豹，它似乎意识到了金钱豹与树顶牛，也关系到自己的安危，它突然咩地叫了一声，一步挤到金钱豹身边，用两支短短的羊角抵住树干，四条羊腿绷直，朝前拱动。

香樟树极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地慢慢退却，终于轰隆一声滑落到泥石流里去了。一场险情在豹和羊的齐心协力下，被彻底排除了。

天黑时，泥石流势头开始减弱。天阴沉沉的，没有月亮，夜黑得像一团化不开的墨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虽然我和金钱豹、小山羊只相距二十来米，但我什么也看不見了。

我想，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，经过大半日的忙碌，尤其是经过与香樟树的那场拼搏，金钱豹肯定已饥肠辘辘了，天又那么黑，风又那么高，风高好放火，天黑好杀羊嘛。明天一早，前峰大约只看得见金钱豹和一堆白花花的羊骨了。

我不知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这里的气候，变幻莫测，昨夜阴沉，今晨却云破天开，红日高照。我醒来后的第一眼，就往前峰看，我敢说看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镜头：

金钱豹侧躺着，已经醒来，一抹霞光照在它华丽的豹皮上，

金光闪闪，美得无与伦比。小山羊蜷在金钱豹的怀里，头枕在豹子的臂弯里，睡得那么安详恬静，羊脸柔和得就像被太阳晒暖的池水，看得出来，它正在做一个彩色的梦。金钱豹不时伸出舌头，温柔地舔舔小山羊的额头，舔掉泥巴，露出白色卷曲的羊毛。

可惜，我没有照相机，不然的话，我把金钱豹和小山羊这个相亲相爱的镜头拍下来，绝对轰动全世界。

我心里涌起一丝愧疚。我一直把这只金钱豹看成是杀羊不眨眼的刽子手，把它看成是吃羊不吐骨头的恶魔，事实证明，我看错了。它是和平的象征，它是只名副其实的和平豹！

或许，这只金钱豹过去在山林里经常猎食山羊，但丝毫也无损于它现在美好的和平形象，我想。

一绺玫瑰色的阳光像根纤细的手指，轻轻撑开了小山羊的眼皮。小家伙一骨碌爬起来，眨巴着那双天真无邪的羊眼，有点惊讶自己怎么会躺在豹子怀里。但它惊讶的表情就像流星一样一闪就过去了，它平静地向前跨一步，将颌下那束短短的山羊胡须在豹脸上磨蹭了几下，大概是在用山羊特有的礼仪表达一种感激之情吧。

一直到中午，金钱豹和小山羊都相处得挺融洽。

热带雨林中的泥石流来势凶猛，去得也很快，日头偏西时，



已退了一大半，大约只有半米深了。

我发现，金钱豹烦躁不安地在峰顶踱来踱去，不时朝鬼河右岸的山林张望。我猜想，它耐不住饥饿，等不到泥石流退尽，就想逃离这座孤岛，回老林子里去。

果然被我猜中了，金钱豹突然轻吼一声，纵身一跃，扑通一声跳进泥石流里，泥花四溅。

这时候的泥石流已像是被套了缰绳的野马，野性全失，疲软不堪，流动十分缓慢，且不能裹挟巨石和大树了，已不再有什么危险。金钱豹大半个身体浸泡在泥浆里，只有脑袋、脊梁和那条尾巴露在外面。

孤零零留在前峰顶的小山羊犹豫了一阵，跟着金钱豹扑通跳了下去。它比金钱豹要矮一些，只有羊头露在泥浆外。

金钱豹稳稳地朝前走了几步，小山羊想跟上去，但它体小力弱，似乎很难拨开已经半凝固了的黏稠如粥的厚泥浆，才走了两步，便闪了个趔趄险些摔倒。它咩地发出了告急。

金钱豹回转头望了望小山羊，倒退了几步，将旗帜般竖在半空的那条黑黄相间的长长的豹尾耷拉下来，落到与脊梁平行，绕了个花结，送到小山羊的嘴里。

小山羊一口叼住，就像叼住了一只救生圈，身体平稳了，还得到了一股强大的牵引力。

金钱豹在前面开路，强壮的身躯像破冰船似的冲开厚泥浆，豹爪扒开那些挡路的石头，翻过一棵棵横在面前的大树，向右岸的山坡奋力前进。

夕阳嫣红，给金钱豹和小山羊涂抹了一层瑰丽的色彩。

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面对泥石流，一只食肉兽，一只食草兽，变天敌为朋友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搀扶，团结一心，战胜灾难，死里求生，这是多么伟大、罕见而又弥足珍贵的和平景象啊！我再次为自己没有照相机而深感痛惜。

它们终于登上了右岸。我看，金钱豹在地上轻轻跃了几跃，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真的站在坚实的山坡上了。小山羊在绿草地上打滚磨蹭，大概是要把粘在身上的泥浆擦干净。

过了一会儿，它们都从死里逃生的激动与喜悦中平静下来，默默地相对而立。

我想，很快会出现一幕依依惜别的动人情景。我看，金钱豹昂起了头，豹尾平举，后腿屈蹲，哦，它是要上前与小山羊吻别吧。可我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地抽搐了一下，我有一种朦胧的感觉，金钱豹这个姿势好像不是什么和平的姿势，而是……对，是捕食的前奏，是行凶的预兆。

瞧，连小山羊也看出蹊跷，感觉出危险了。它四蹄轻盈地一跃，转身欲逃——已经迟了，金钱豹大吼一声，倏地起跳，

像座金色的小山，压在小山羊的身上，那张血盆大口，一下就把小山羊的脑袋拧了下来。羊血四溅，那血，在夕阳下红得特别凄艳，特别悲凉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懵了，和平豹怎么突然间就不和平了呢？

也许，它本来就是一只杀羊成性的金钱豹，汹涌的泥石流，不可抗拒的灾难，抑制了它恶的本性。

也许，当它被泥石流围困在前峰时，它孤立无助，恐惧增加了孤独感，孤独感让它愈发觉得恐惧，有一个活物陪伴它，减轻了孤独感，也就减轻了恐惧，所以它舍不得把小山羊杀来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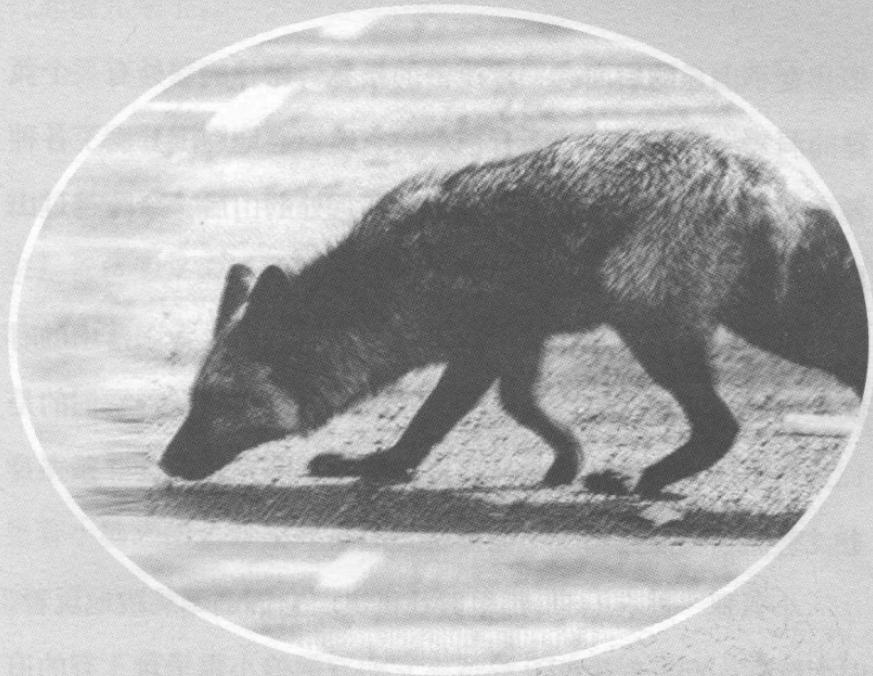
也许，在共同抵御灾难的过程中，它确实把小山羊视为患难与共的朋友、携手奋斗的兄弟了。

然而，当它渡过了难关，站在坚实的山坡上，它又恢复了豹子的本来面目。它不再需要朋友，也不再需要共同奋斗的兄弟，站在它面前的小山羊，又变成了可以填饱肚子的美味佳肴。

唉，和平的脆弱；唉，脆弱的和平。

# 银狐托米

[加拿大] 西顿



# 1

在小山丘的后面有一片茂密的松林，松林的深处有一个狐狸的洞穴。松树林的前面有一小块空地，空地周围开满了各种各样美丽的野花。夕阳慢慢地落到了远处的山后，余晖越过山丘照射到这片空地上。

一群狐狸崽就在花丛中跳来跳去地嬉戏着。太阳落山的时候是它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在一旁站立着守护它们的是一只大狐狸，它就是这些狐狸崽的妈妈。阳光照在这群狐狸身上，它们细软油亮的皮毛显得格外耀眼。

小狐狸一共有七只，都很健壮机灵。它们蹦蹦跳跳地玩着，时而滚在一起，时而相互追逐。它们有的追小虫子玩，有的追蜜蜂玩，有的追野鸭换羽时留在地上的羽毛……

在这七只小狐狸当中，有一只黑色的小狐狸身体显得格外结实。它那两只眼圈上的花纹像是缠绕在一起的黄色带子。它奔跑的速度特别快，野鸭的羽毛一旦被它碰到，其他小狐狸就

别想追上了。只有等它玩够了，把野鸭的羽毛丢在一边时，其他小狐狸才能玩撕扯羽毛的游戏。而这个时候，它也许又开始叼着妈妈的尾巴玩耍了。它使劲拽，它的妈妈经常会被突然的一拽吓一跳。当然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狐狸妈妈就会甩动并扬起尾巴，让它没有办法下嘴。而它这时也许又顽皮地在地上打起滚儿来了。

狐狸爸爸嘴里叼着香鼠，在小家伙们玩得正欢的时候出现在了空地边。突然看到一只大狐狸出现，狐狸妈妈一愣，小家伙们也吓了一跳。等它们镇定下来时，它们不禁高兴起来，原来是爸爸回来啦！狐狸爸爸刚把咬死的香鼠放下，狐狸妈妈就马上跑了过来。

狐狸妈妈把香鼠叼到小狐狸们的身边，刚一放下，小家伙们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向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香鼠扑来。它们晃着小脑袋使劲地撕扯着香鼠的身体，使劲地咬着香鼠身上的肉，空地上顿时乱作一团。

放下香鼠后，转眼之间，狐狸爸爸就消失在了松林之中。狐狸妈妈继续用充满爱意和关切的眼神看着这群小家伙，并不时警惕地察看四周的动静。

小家伙们玩够了，也吃饱了。远处传来了一阵“呜噜噉”的叫声。

狐狸妈妈知道要出什么事了，便立刻带领这群小家伙回家。这是狐狸爸爸的叫声，它是在向自己的家人发信号，意思是：“敌人来了！要小心！”小家伙们还不明白爸爸叫声里的含义，它们还不想这么早回家。

这一带有许多敌人在留意着这群狐狸崽：有手持猎枪的男人，有狗和老牛，还有长尾林鸮。这些敌人时刻都威胁着小家伙们的生命，所以，狐狸父母丝毫不敢掉以轻心，时刻不停地察看周围有无危险。

此时，远处的一根树杈上，坐着一个名叫阿布的少年，他正兴趣十足地观察着狐狸。他本来是为了找乌鸦窝才爬到树上的，却无意中看到了小狐狸在夕阳下快乐玩耍的情景。于是他屏住呼吸悄悄地看着，看得入了迷。

这一带虽然有很多狐狸，但是因为狐狸是非常机警的动物，所以人类能够看到它们玩耍的概率很小很小，不过，阿布显然是非常幸运的。

这些小狐狸中阿布最喜欢这只黑色的、十分健壮机灵的小家伙。看着它站在空地上那骄傲得意、神气活现的样子，阿布不禁兴奋地笑出声来。

可是他正看到兴头上，突然，这群小狐狸就都随着大狐狸钻入松林逃回洞穴去了。

为什么狐狸们逃开了呢？

阿布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正在迷惑、失望的时候，耳边传来了“汪汪汪”的凶猛的狗叫声。

“讨厌，大笨狗怎么来了！”听到狗叫声，树上的阿布不高兴地嘟囔道。

跑过来的狗虽然看上去还未成年，但是体格非常强壮，嗓门特别大，这正是阿布的大笨狗。一到冬天，当阿布要出去狩猎时，他就会带上这条为狩猎而养的猎犬。本来，大笨狗是拴在家里的，没料到今天它竟然从阿布家里跑了出来。很明显，它挣脱了绳索，在后边追踪着阿布，一直追到了长满松林的山坡上。

“汪汪汪！”凶猛的狗渐渐逼近了阿布，也逼近了狐狸一家。

狐狸妈妈带着小狐狸们逃回到洞里，把孩子们安顿好以后，它马上跑到洞穴外边。狐狸妈妈想让这条狗发现自己，以自己为诱饵把狗引开，引到远离洞穴的地方。狗的狂叫声使得狐狸妈妈的心扑通扑通直跳，它紧张得心好像提到了嗓子眼。狐狸妈妈甚至感到不寒而栗！不过，要对付这条未成年的狗，狐狸妈妈倒还是十分有信心的，自己要逃命并不是很困难的事，